

# 十年難／已磨一劍： 社區爲本的社會經濟 ——以樣仔腳文化共享空間爲例

黃彥宜、黃肇新、李婉玲

## 壹、前言

本文以「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以下簡稱寶來人文）所經營的「樣仔腳文化共享空間」（以下簡稱樣仔腳）爲例，探討它在八八風災發生後迄今，如何爲照顧社區的老人、婦女和兒少而逐步推進到發展產業，並獲得各種獎項（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無日期）。樣仔腳10年在眾多政府部門與學者專家的教導指點中摸索適合山居生活的重建方向及步調，與當代各種社區重建與發展政策主張與期待對話，他們的價值與堅持未必是共享空間一開始就有的遠大理想，而是在10年間見招拆招而逐漸浮現的（李婉玲，2019）。未來下一哩路，樣仔腳仍然面對來自政府部門、學者專家，乃至協會內部的挑戰和質疑，面對看重盈餘的主流論述下，樣仔腳主要負責人曾感嘆：

10年難磨一劍，……像我們這樣努力的團體仍然難以收支平衡，更別談獲利分紅，不是一定要有盈餘才能被稱爲社會企業！（2022年10月2日與文化大學社工學分班學生分享之內容）

對於類似樣仔腳這樣的社區微型經濟事業體是否要以商業標準和市場效率來衡量呢？採行商業模式是否一定得和自身理念與社會目標做妥協？中央政府近年開始引介社會經濟的論述，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勞動部也架設社會經濟入口網站推介其多元就業、培力就業和社會創新等計畫。社會經濟在挑戰主流利益主導和競爭的宰制概念，而重視經濟活動雜揉社會文化、福利和生態目標；資助者不以嚴格商業標準來衡量營運單位，也能提供一定的財務安全保障予社會經濟單位（Amin et al., 2002; Elsen, 2018; Kay, 2006）。

槓仔腳將自己定位為社會企業或社區產業（李婉玲，2020）。社會企業和社區產業都是社會經濟的一環（Lévesque & Mendell, 2005; Mandrysz, 2020），地方（place）和社區更是槓仔腳運作的核心（李婉玲，2020）。因此，作者們試圖從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community based social economies）觀點，針對槓仔腳的發展和10年來所面對的議題進行分析。本文除簡要整理槓仔腳的發展歷程外，也將槓仔腳所面對的挑戰和與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論述做對話。本文資料來源主要來自2018年至2020年訪談或實地造訪槓仔腳的主要負責人之紀錄，2022年又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補充訪談。本文嘗試呈現一個地處偏鄉的社區團隊經歷重大災害後超過10年的行動與反思。

## 貳、槓仔腳的發展階段

槓仔腳是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的一個聚落，八八風災後為聚落的居民設在寶來重建協會（現更名為寶來人文協會）下的作業組織。在風災前寶來社區的志工組織和社區照顧服務已有相當的基礎。風災發生後，延續災前經驗，逐步從受災家庭的婦老少相互取暖，到為照顧更多社區居民，轉而進入人才培力和產業發展，其過程大致分成三個階段。

### 一、第一階段：從應變中形成的共同體

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和複雜的重建議題，「大家也不知如何著手，就邊做邊學邊修，見招拆招，當下需要什麼，就導入什麼」（2019年訪談資料）。槓仔腳決定打造一個基地讓住戶彼此相互陪伴，一起做一些事情共同度過驚恐，也能運用地資源繼續災前的照顧服務，「當時在地有位陶藝家，就由他帶大家做陶，安定人心」（2019年訪談資料）。

風災過後大家對自然和所在的環境也有新的體認，在建造基地的時候決定用自然建築工法，並運用地材料。大家用老人家熟悉的竹編和黏土蓋了共享空間和大灶做共食開始。（2018年訪談資料）

該空間有多面向的意義，代表社區共學的據點；災後重新建立好的生活、生態和生產；也是文化傳承，兼具安定心理、陪伴，照顧、支持、教育和自然共生循環等多元面向。

槓仔腳也從各種社區工作和任務中培養人力，並積極思考如何轉化社區中向來被視為「被照顧者」的老人成為可運用的人力：

讓老人家變成是一個有用的服務人力，你在引導他們變成有價值或有生產力或服務能力的人的時候，他們會有不同的功能。（2018年訪談資料）

節慶食物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長者拿粽子送給沒有來共食據點的老人，彼此相互關心；老人家也可以成為教導者，教青少年包粽子。（2019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努力反轉長者的角色：

我們每天都在給他們洗腦，有人說我去「拐」（台語）那些老人，每天都說你們最厲害，你們很棒，到最後他真的覺得被賦予某一些責任，他被需要了。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影響他們的思考跟他們的行動力。（2018年訪談資料）

這樣的方式也無形中架構社區「類家人」關係和「社會親職」（social parenting）的雙重功能：

鄉下的老人家在現代社會中是疏離的，不似外界想像彼此很熟悉和親密，有的孫子不在身邊，我們營造孩子就是大家的孫子，有時候小孩在社區遊蕩沒去上學，就關心一下。（2020年訪談資料）

社區婦女是這些工作推動的主力，但災後：

不能一直讓她們擔任志工，這樣她們的生活怎麼辦？因此申請勞動部培力就業計畫，讓參與者沒有經濟壓力。（2019年訪談資料）

此也開啟了樣仔腳第二階段的產業和人力發展。

## 二、第二階段：讓生活的本能成為生產的技能

這個階段開始培訓婦女從她們熟悉

的烹飪和家務操持經驗中，精進到具備能力發展人生另一舞臺，「讓婦女成為工藝師，我們發展寶來陶、烤麵包、無毒蔬食料理和植物染」（2019年訪談資料）。樣仔腳仍然持續照顧工作，包括長者共食和兒少關懷，尤其高關懷兒少的服務。

樣仔腳發展社區產業是「為了要活下去，因為政府不會一直補助，它希望社區自主營運」（2020年訪談資料），因此培養婦女具備營運的能力是這階段的重點工作。人力培訓對婦女的衝擊相當大，但樣仔腳不希望仰賴災後的愛心經濟作為訴求，而是以品質衝出業績：

我們不想賣悲情，因此作品要有市場競爭力，做不好的老師就丟，我【李婉玲】就跟在後面安撫，一個扮黑臉一個白臉。（2020年訪談資料）

期間也不斷地和婦女協商適合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中間花很多時間溝通，對於初次任職的在地婦女，光建立一個打卡制度就要溝通很久」（2019年訪談資料）。

偏鄉學校的師資有限，經常請不到第二專長的師資，樣仔腳即和學校合作讓婦女工藝師到學校授課，「婦女最初說她會做但不會教，她們現在訓練到自己可以寫講義做教案」（2020年訪談資料）。讓婦女以工藝陪伴兒少，目的是：

自己社區的孩子自己培養，不是讓他們以後成為麵包師或陶藝師，而是在陪伴過程改變他們的態度，讓他們知道別人為

他付出，有機會他也能為自己的地方付出那麼一點點，那就夠了。（2020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也運用老人家去改造學校，學校老師也因為參與對社區產生認同：

原本相伴過節的綁粽子、搓湯圓等節慶活動慢慢發展成學校課程，結合鄉土教學，具有文化傳承的深根意義。

這一兩年寶來國小老師很少異動，老師重新認識這個地方和認識更多人，更有歸屬感，也比較願意留任。（2018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也和學校合作，說服校長放棄以往外包的施作方式，而由婦女工藝師任技術顧問，讓高關懷學生用自然工法進行空間改造，將閒置空間轉變成公共藝術造景。這些努力也逐漸發酵產生影響力：

有孩子們主動跟老師討論題目，將社區故事拍成微電影，有一部拿到優勝，孩子本來是被動的參與者，……我們看到老師在改變、校長在改變、孩子在改變和家長在改變。這微小的改變工程有多浩大！我們花了幾年的時間做改變。（2020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堅持任何產品開發都要關照環境的永續及循環利用：

我們在塑造一個人與自然的正向關係，透過永續資源的管理，維持生態系的功能，讓人和自然互惠互利。（2019年訪談資料）

雖然槓仔腳無法全面推廣社區從事無毒的種植，但嘗試藉由活動、工作坊或販售平臺的設置創造一個農人跟消費者直接接觸的機會，讓消費者希望買到無毒產品的意願傳遞給農人，運用這樣互動力量改變農人的認知，落實友善土地的行動，「阿公阿嬤跟消費者的互動，知道消費者在意用藥，就說服他們先不要噴除草劑」（2020年訪談資料）。槓仔腳一直維持社區據點和社區工坊複合經營的模式。此階段寶來陶、日作染和土窯胖（麵包）品質已成熟和穩定，朝品牌形象發展，繼而進入組織改造階段。

### 三、第三階段：從制度與網絡建立公共性

槓仔腳隸屬寶來人文，因為體認到協會的永續是社區工作延續的重要支撐，因而致力於組織的改造，這階段的任務相當艱鉅，「你首先要學會忍氣吞聲，顧全大局」，用理念說服理監事：

我們跟理監事戰了半天，讓他們不要用大量觀光來思考整個地方的發展，衝突與矛盾只能用時間耗，當下講到打架也沒有辦法解決的事。（2018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想傳遞給理監事的是組織的價值和精神：

一定要掌握核心價值和步調，因為資源一多就容易讓原本的理念跑掉，失去原來步調的時候，會把人都耗損掉了。（2018年訪談資料）

經歷種種的磨合和挫敗，樣仔腳覺得健全財務制度和建立制度規範是重要的根基：

你要去改變所有人的想法很難。唯獨用制度的規範，比如說，我們建立財簽或設立專款基金等，……以後有錢大家不敢亂想。（2018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也致力成為六龜區的平臺角色，如藉由社區協力平臺讓社區共享人力資源：

六龜區人力資源相互的串聯，我們要聘外面的老師很不容易，太偏遠，人家不想來，我們可以相互的幫忙，用在地的資源就可以解決在地的一些的問題。（2020年訪談資料）

此外，也發展「六龜好集市」及迴游計畫，成為友善栽培的農民、天然無添加的手作者及返鄉青年的支持平臺。並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合作，培訓十八羅漢溪解說員，用山串聯六龜12里：

用六龜里山概念，活化在地資源，促使產業的永續和環境永續，我們現在的旅行推廣的是生態、是深度、是小眾。（2020年訪談資料）

## 參、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觀點

樣仔腳從事各種服務時，並無特定理論作為實踐的依據，樣仔腳社會企業或社區產業為社會經濟的一環，作者們也認為

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論述或可為樣仔腳10年來所面對的議題，提供新的視角。本節簡要介紹社區為本社會經濟的觀點。

Elsen（2010）用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的論述探討不同於一般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生活。一般經濟活動強調財務利益主導、自我利益和競爭，然而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重視人、社會和生態的需求。歐洲國家將社會經濟的概念放在第三部門，他們的目標不在極大化個人利益；核心任務也不是產生利潤，而是分配，這也讓社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管理形式有所不同。社會經濟也重視讓居民更具就業力、工作經驗與能力及社會參與，此外也增強在地認同、建立信任關係及社會凝聚（Galliano, 2003）。Curry（2021）稱社會經濟將個人和社會目標置於資本之前，團結和永續優先於財務盈餘。

Smith與Sobel（2010）認為社區為本和地方為本（place based）是類似的概念。他們認為地方強調在地（local），指特定地方具特殊歷史、環境、文化、經濟和藝術。Curry（2021）提及英國研究指出發展必須是地方為本，融合社會、社區和經濟目標；經濟發展必須是由下而上、在地導向、運用夥伴、協作、相互支持和社區主導等。地方為本的發展（place based development）也經常和社會經濟相扣連，Carnegie Trust Rural Programme（2010）認為這在鄉村特別具有潛力，因

為居民間相互依賴性高。社區為本和地方為本在概念上有些重疊，但前者更強調鼓勵參與，及和在地居民組織建立網絡關係（Igberaese & Dania, 2015）。Elsen（2018）認為社區為本雖有地域的概念，但其經濟活動並不侷限於特定地理界線，重視的是經濟、個人及社會行為的相互關係，以人和自然及文化環境的相互依存。Elsen（2010）的研究也指出長者應該在區域社會經濟中賦予重要的角色，他們可以承擔複雜的社會任務，長者應該轉變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使能正數（enablement）而非負擔。然而，Amin等人（2002）極力呼籲社會經濟不能替代福利國家體制，回應在地需求並不全是依賴地方資源，國家由上而下的支持很重要。

槓仔腳以「PPP」（地方、民眾、利益，place、people、profit）做為營造重點，重視在地資產、文化傳承和自然環境的守護；並以人才培力和鼓勵居民參與為核心；強調利益，不應只是針對單一個人，而是創造社會群體共同利益為宗旨（李婉玲，2020），槓仔腳的PPP理念和社區為本社會經濟論述可相互呼應，但又具在地特殊性，兩者間經驗的對話，或可跳脫主流框架，提供另類思考。

## 肆、議題討論

本節主要整理槓仔腳長期以來所面對

的挑戰，並和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論述做對話。

### 一、政府由上而下的支持：立竿見影的投資報酬或細水長流的人力育成

槓仔腳執行政府所補助的專案過程中，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來累積堆疊經驗與成果，但政府補助期程短，在短期間內難以達致績效指標的要求，而備受挑戰（李婉玲，2020）：

必須投入很多時間，慢慢堆疊和累積，政府部門也不見得願意接受這樣的做法，因為看不到立即成果，……勞動部計畫執行輔導意見說你都沒有賺錢，趕快賣產品阿、趕快行銷增加營收阿，過程中我們也很痛苦，我們面對計畫要有KPI，要營收多少錢才能達標，時常在想怎麼辦？員工的能力跟產出還不夠。（2018年訪談資料）

一般政府方案的補助期程，多數只有一年，最長三年。槓仔腳觀察：

臺灣多數協會經常隨著政府的補助而行，補助一停止，計畫也可能中斷；或是補助計畫轉向，又得砍掉重來，隨著政府的計畫載浮載沈。（2020年訪談資料）

人力也因此處於不穩定狀態：

計畫一沒有補助，人員就流失，申請到新計畫又換一批人，人力無法累積和銜接，不斷從零開始。（2018年訪談資料）

這中間槓仔腳不斷地和「外界及政府

長官溝通，希望能依照社區自己的模式和步調，就是要慢」（2020年訪談資料）。

國外的社會經濟的運作也面臨同樣的困境，Bailey等人（2018）指出政府的資源和補助多是契約性和有時間性，社會經濟組織最大的困境在於無法取得長期永續的經費支持（Tosheva & Petriskova, 2020）。Geddes（2000）犀利批判，政府把大錢提供給主流經濟振興，小錢才留給社會經濟。研究者多呼籲國家由上而下的支持，特別是地方政府支持；資助者也不宜以嚴格商業標準來衡量，政府除了短期經費溢注，也需要長期策略（Tosheva & Petriskova, 2020; Social Economy Europe, 2021），Thompson等人（2022）認為在制度性的支持下，社會經濟方可成為經濟和社會價值的生產部門。

樣仔腳位於六龜區，也是八八風災受創特別嚴重的旗美九區之一，縣市合併前，是高雄縣長久以來最為偏遠的地區，災後重建突顯了這個地區長期資源及在地人才的不足；隨之而來的縣市合併讓偏鄉農村地區更為弱化及邊陲化，成為這個區域發展的多重困境（黃肇新，2017）。樣仔腳是在災難之後社區求生存的一個反射動作，以產業和照顧複合經營安頓社區居民和弱勢者（李婉玲，2020），作者們也呼籲政府資源的下放當對偏鄉更具彈性。政府部門對於支持社區組織的人事費用一向有許多顧忌。但若仔細計算災後重

建的硬體工程與支持在地人力的費用，應可發現人力費用並不比工程費用高，人力是無形的資產，政府應該以基礎建設投資的概念，讓人力繼續留在社區（Li et al., 2016）讓個別的社區組織可以穩定運作，成為支撐在地的骨幹機構。對於偏鄉社會經濟組織，也應如Matthies等人（2020）所建議，改變當前重視利潤的邏輯，朝向由社會生態目標驅動的經濟，透過永續生計的創造，從追求私利潤朝向共同利益。

## 二、單點、串聯與區域發展：更需要時間

樣仔腳重視一個點或聚落的深耕經營，想辦法做到最好、最紮實和最深入，此和政府部門的思考互異，也和寶來人文其他理監事的期待不同。樣仔腳經常被期待擴及寶來六個聚落（包括竹林、寶來街區、樂樂埔、蘇羅婆、樣仔腳和大埔），而面臨內外拉扯的壓力。樣仔腳成立之初主要是為了安頓社區居民：

當時無法想那麼多，先找一個地方，大家共同陪伴，那時不可能做整個社區，只能從一個聚落和小地方開始。（2018年訪談資料）

爾後10年雖規模漸具，但在人力培育和組織健全上需要長期投入和養成，非一蹴可成。社區長期人口外流，留在社區的多是長者、兒少和婦女，「能投入社區參與的就是一小部分的人，參與運作的就是核心幾個人」（2018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長期在地觀察，許多設施或硬體若無人力維護，經常成為閒置空間，「災後政府蓋很多場域沒有人經營而荒廢」（2019年訪談資料）。因此，比較可行的方式是每個聚落要有人力一起合作，而不是期待單一團隊來做六個聚落的營造。這需要先在每個點扎實經營，然後聯合協作：

每一個聚落的發展要有人，然後有想法，我們一起合作而不是幾個人去做全部，我們沒有辦法負擔全責來每一個聚落，我們真的做不來。（2018年訪談資料）

Nicodemus等人（2017）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採行小型和漸進發展的方式。Amin等人（2002）提及社會經濟要超越地方的限制和侷限，需要重新創造多數量的能量、基礎設施和連結，進行多行動者的溝通、互動和對話，藉此積極產生公民力量。這些研究呼應了槓仔腳的經驗，不是由單一的組織進行大規模的營運，而是多方具能量的小型組織在地紮根經營後，進行連結和串聯。此也涉及人力補助，個別的社區組織要有人力才可以穩定運作，也才能有機會發展區域串聯（李婉玲，2020）。

政府和審查委員也經常建議「不要在槓仔腳做陶藝，把整個寶來街上都給它做陶藝，……就像日本的什麼村」……我們是要做死嗎？我們有辦法做嗎？（2018

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體認到：

真正的社區營造是要潛移默化慢慢的去經營，讓大家對陶藝、植物染或公共空間藝術有一個概念的時候，才能夠導入地方參與。（2019年訪談資料）

就如同槓仔腳和學校合作閒置空間創作，先導入學校課程，再引導學生和工藝師協作，先教育再啟動營造，「想要走長遠一點，思想要先改造、要先教育」（2019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的堅持如同Mandrysz（2020）所強調，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需要高度深根於所在的社區，瞭解在地的問題與需求，基於共享的價值與目標，運用社區工作步驟作為執行的方法。因此，任何施作均考慮到鼓勵參與、融入弱勢團體和增進居民的認同。

槓仔腳也開發帶得出去的產品，如陶藝、植物染和麵包等，以多角經營方式，創造營收：

我們算做很多項產品，其實很累……我們有三個工坊，就有三個成本的計算，三個管理的面向，三個銷售的策略。但是……單一樣我們就容易餓死了。（2019年訪談資料）

槓仔腳位於山區，單一據點產品對遊客吸引力不足：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人家今天開車兩個小時三個小時來這裡，你必須要有足夠

豐富的內容，不然誰要來？（2019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認為區域整體發展極為重要，個別據點透過社區間做連結，增加產品或旅遊點的豐富性，此「也要有夠多共同理念的據點方能區域串聯，在地組織相互協力」（2019年訪談資料）。樣仔腳的建議和Thompson等人（2022）的論述相同，小型鄰里社區撐不起社會經濟的目標，而社會經濟的整體觀點也很難在單一組織範圍達至。樣仔腳設立迄今，寶來仍屬高人口外流和社會資源稀少區（高雄市政府，2020），社會經濟並無法真正翻轉長期不利狀況，頂多只是緩和（Bailey et al., 2018），因此偏鄉的區域發展需要國家的投入與規劃，社會經濟無法替代公共服務或國家角色（Lévesque & Mendell, 2005; Mandryze, 2020）。

### 三、組織的雜揉目標：不能凡事都為了觀光客

從樣仔腳的經驗和觀察政府補助社區產業的方式，多是從吸引大量觀光客為目標：

每個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常說你們要找出地方的特色！我現在不斷說服自己或證明，為什麼不能努力讓李婉玲或樣仔腳變成地方的特色？以前我們絕對不會這樣講，現在我們在顛覆既有的主流思考，除去過去不應該有的欺騙及始終存在的問

題。（2018年訪談資料）

當學者專家和政府部門講特色時，其實是從生產產品賣給觀光客的角度作思考，因此需要塑造一個特色，或找到一個特色是可以賣的，在這樣單一思維中，政府和社區相互自滿於虛構的成就中。

很多小村落大家只是醃醃醬菜大家互相分享，政府為什麼要逼他們去做產業呢？而且還要符合衛生法規，還要弄產品行銷，搞死這老人家，如果政府真心要幫忙，要有其他配套措施。（2018年訪談資料）

大家也瞭解社區長者或婦女的手工製品，要商品化或市場化的可能性不高，但「看到都是政府跟社區互相欺騙，或者是互相勾結，講給對方開心，其實都知道假的」（2018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並不將自己定位為生產產品的單位，而是兼顧照顧和文化傳承，具雜揉的組織目標，因為災後面臨多元的議題，每一個議題都環環相扣、相互連帶。然而，「多方意見希望我們先賺錢，賺了錢後再溢注照顧服務」（2018年訪談資料）。樣仔腳從生活、生產和生態三個面向去落實資源的連結和整合：

我們堅持做社會企業加照顧，很多人出外打拼，成功後返鄉都很後悔，因為老人家都走了，如果沒有社區照顧就不是樣仔腳，要不離初衷。（2020年訪談資料）

這過程需要耗費許多心力和公部門協商。重建初期，樣仔腳的照顧服務也面對諸多質疑：

很多學者專家進來就會告訴你，你這個不專業，你沒有什麼理論，你這個策略怎樣，你是志工而已，你不是社工。（2020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堅持選擇和其他社區不同的工作模式，主要是希望能善用災後政府資源：

重建的時候每個社區都說他做得多好，拿到多少資源，每天都是光鮮亮麗……我們就很怨嘆，已經很辛苦了，是我們能力不好嗎？為什麼人家都可以這樣被長官捧在手心，被媒體關注？為什麼我們就是被人家丟在旁邊踩的那一個？初期真的是這樣。其實是因為我們決定選擇跟別人不同的路，我不想要那些耗完時間花完錢之後什麼都沒有留下。（2018年訪談資料）

樣仔腳認為共享空間只是載體，人才是靈魂，樣仔腳多年來自主營運社區照顧據點：

我們辦了10年沒有跟政府社會局申請關懷據點，我們產業有一些收入可以支持，也把地方的一些資源的連結整合進來。（2018年訪談資料）

Lévesque 與Mendell（2005）研究指出，社會企業作為企業，失敗的原因在於擔負的社會義務，社會企業需要照顧和花

時間在案主身上、投資在人力資源上及參與社區等；而真正失敗的原因在於社會企業被迫成為商業企業，而對原先的社會目標做妥協。因此，諸多研究者也提醒，社會經濟經常具雜揉模式，須達致貿易和非貿易活動的平衡並促進組織核心價值（Bailey et al., 2018）。樣仔腳將經濟活動和特定自然及建物環境連結，以友善土地的方式做發展，同時兼顧照顧和文化傳承，所有活動都運用在地可得的資產，也不斷輸送組織價值和理念予社區，這樣雜揉的目標實為因應在地狀況，以社區為本的思考。樣仔腳面對內部外部壓力，當他們堅持自身組織價值時，也介入如Bretos等人（2020）所形容的「權力關係的翻轉」，不斷地和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協商，企圖帶來改變，多年下來，樣仔腳觀察：

政府在改變，專家委員在改變，我們在影響他們改變，可是速度很慢，那並不代表他速度很慢就都不做了，我們還是保有從下而上集結的力量去撼動、去影響政策，我覺得這是可行的。（2022年訪談資料）

目前臺灣政府的補助案或委託案多以政府採購的方式進行，在這裡政府和受補助方或受委託方是一種僱傭或委託之代理關係，這就有上對下的位階落差，以至於受補助方或受委託方都要配合政府邏輯做事情時，也限制了創新和自主性。社會

經濟或創新的方案若要可長可久，公部門的運作也需有所調整（周睦怡、陳東升，2018）。在地組織充滿韌性和不懈地影響公部門，公部門需要用多元的視角和更融入的方式，讓偏鄉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有機會成長茁壯，發展成在地骨幹組織，進而公私聯合以改善偏鄉的處境。

## 伍、結論

樣仔腳的特色在於從生活中的實際需求延伸出服務，從陪伴中慢慢長出人力，逐步摸索發展。發展服務方案時，特別關照多元面向，藉由方案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凝聚社區、跨世代共學共伴，老人不一定是被照顧的對象，也可能具生產力。樣仔腳掌握核心理念和組織步調，邊做邊摸索，逐步修正發展迄今。

樣仔腳重新架構經濟活動於社區文化和人際連結的脈絡中，融入弱勢者，關照生態和環境永續。樣仔腳走到今日對我們學習與啟發的課題是：從「災後重建」進展到「鄉村社區永續發展」，災後重建時大量外援似乎理所當然，那時拒絕需要智慧與勇氣，10年之後「自立」變成道德要求，這時要求資源／支援同樣需要智慧和勇氣。雖然樣仔腳感慨在主流標準下10年難磨一劍，但若從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視角觀之，10年劍已磨成！

（本文作者：黃彥宜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退休教授；黃肇新為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李婉玲為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執行長）

**關鍵詞：**社區為本的社會經濟、樣仔腳文化共享空間、八八風災

## 📖 參考文獻

- 李婉玲（2019）。〈樣仔腳文化共享空間的營造與挑戰〉。載於顏新珠（主編），《跨越·共和 921地震20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89-9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 李婉玲（2020）。《社區產業培力專案——以樣仔腳文化共享空間為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27gdqa>
- 周睦怡、陳東升（2018）。〈從他山之石思考臺灣社會經濟的制度設計與未來展望〉。《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6（1），46-53。
- 高雄市政府（2020）。《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內政部營建署。<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3/rp1090711c.pdf>
- 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無日期）。〈得獎紀錄〉。樣仔腳。<https://www.suai-a-ka.com/pages/得獎紀錄>

- 黃肇新 (2017)。《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沿荖濃溪走莫拉克的下一哩路》。教育部。 <https://dweb.cjcu.edu.tw/usr/article/3410>
- Amin, A., Cameron, A., & Hudson, R. (2002). *Placing the social economy*. Routledge.
- Bailey, N., Kleinhans, R., & Lindbergh, J. (2018). *An assessment of communit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Power to Change. <https://www.powertochange.org.uk/wp-content/uploads/2018/02/Research-Report-12-DIGITAL-2.pdf>
- Bretos, I., Bouchard, M. J., & Zevi, A. (2020).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trajectories in 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 Resilience, transformation and regeneration.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91(3), 351-358. <https://doi.org/10.1111/apce.12279>
- Curry, N. R. (2021). The rural social economy, community food hubs and the market. *Local Economy: The Journal of the Local Economy Policy Unit*, 36(7-8), 569-588. <https://doi.org/10.1177/02690942211070798>
- Elsen, S. (2010). Social work and community-based social economies. Reflections on the task of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D. Sandu (Ed.), *European societies in transi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pp. 117-131). LIT Verlag.
- Elsen, S. (2018). Community based solidarity economy and eco-social transformation. *Postmodernism Problems*, 8(1), 50-68.
- Galliano, R. (2003). *Social economy entrepreneurship and lo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ety of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https://www.oecd.org/cfe/leed/17017950.pdf>
- Geddes, M. (2000). 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limits to the new orthodoxy of local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4(4), 782-800. <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00278>
- Igberaese, F. I., & Dania, E. N. (2015). Assessment of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in alleviating poverty in Edo state,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Review*, 10(1), 70-80.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 160-173. <https://doi.org/10.1093/cdj/bsi045>
- Lévesque, B., & Mendell, M. (2005). The social economy: Approaches, practices and a proposal for a new community-university alliance (CURA).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33(1), 21-45. <https://doi.org/10.22004/ag.econ.59959>
- Li, W. L., Hsiao, S. Y., Lu, Y. R., Wang, L. C., & Huang, C. (2016). *How to rebuild disaster affected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Paulai village and the region* [Paper present].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6, Seoul, Korea.
- Mandrysz, W. (2020). Community-based social economy: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anagement Dynamic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8(1), 81-93. <https://doi.org/10.2478/mdke-2020-0006>
- Matthies, A. L., Peeters, J., Hirvilammi, T., & Stamm, I. (2020). Ecosocial innovations enabling social work to promote new forms of sustainable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9(4), 378-389. <https://doi.org/10.1111/ijsw.12423>
- Nicodemus, A.,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 Engh, R. (2017). *More than storefronts: Insights into creative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www.lisc.org/media/filer\\_public/0e/72/0e72d259-1623-40ca-ae12-4536f7ee0738/120617\\_resource\\_creative\\_placemaking\\_more\\_than\\_storefronts.pdf](http://www.lisc.org/media/filer_public/0e/72/0e72d259-1623-40ca-ae12-4536f7ee0738/120617_resource_creative_placemaking_more_than_storefronts.pdf)
- Smith, G. A., & Sobel, D. (2010). *Place and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in schools*. Routledge.
- Social Economy Europe. (2021). *Co-designing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social economy: For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eople and the planet*. EU Agenda. [https://www.socialeconomy.eu.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SEE\\_Policy-Paper\\_SE-ACTION-PLAN\\_2021\\_EN.pdf](https://www.socialeconomy.eu.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SEE_Policy-Paper_SE-ACTION-PLAN_2021_EN.pdf) <https://euagenda.eu/publications/co-designing-the-action-plan-for-the-social-economy-for-an-economy-that-works-for-people-and-the-planet>
- Thompson, M., Southern, A., & Heap, H. (2022). Anchoring the social economy at the metropolitan scale: Findings from the Liverpool city region. *Urban Studies*, 59(4), 675-697.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0972654>
- Tosheva, E., & Petrishkova, I. (2020). *Social economy as a main driv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nd Visegrad regio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Mladiinfo International North Macedonia, Skopje. <https://bit.ly/38IO9Rh>